

老武和麦子的故事

检查三角带、链条、清洗轴承、检测每颗螺丝钉的松紧程度、车内零部件的消耗程度……这是老武开始割麦前检查收割机的必做课程。

今年45岁的武应合是李村镇武屯社区居民,他从事割麦这一行已有13年,他和他的收割机足迹遍布伊川、嵩县、南阳及河北省等多个地区。老武有自己的割麦准则:“割麦余下的麦茬保持8公分左右,一方面减少秸秆焚烧给空气带来的污染,另一方面方便群众种玉米套大豆,加上我专门调校过的秸秆粉碎机,秸秆几乎可以全部还田。”武应合说。

麦子成熟后,如果不及时收割,麦壳就会脱落,小麦收成也会减去一大半。为了在农忙时节帮助村民及时收割麦子,老武一天要割三四百亩地,从早忙到晚,经常来不及吃饭,烧饼和白开水成了老武的正餐。

近年来,随着我区的开发建设,粮食地越来越少,但从事收割的麦客人数却越来越多,老武说去年一年,顾县收割机销售中心,就卖出将近50台联合收割机。以前我区的“麦天”要10天左右,现在基本上4天左右就结束了,不少麦客反应现在割麦这一行更加不好干了。谈起这些,老武也有自己的打算:下一步,我准备走出去,到更多的小麦产区看看。

(文/图 谢文博 杨万通 郑双明)



你对机器好,它才能对你好



说伊滨



杂乱的操作间是老武施展技艺的地方



老武最开心就是清仓卸麦这一幕



山脚下的小块麦田,逐渐成为老武的主战场



人停机器不停,刚换下车的老武抱起馒头夹菜啃起来



好家风是无价的传家宝。
中国历史上有很多著名的家训,如司马光的《训俭示廉》、诸葛亮的《诫子书》,还有《颜氏家训》《朱子家训》等,成为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,滋养了无数优秀儿女。对于普通百姓家庭来讲,他们也许讲不出多少“文艺腔”,但鲜活的家风教育一直存在着,良好的家风也在传承着、传播着。小编辑取几篇小文,来一看平凡人家的家风……

我的家风我的家

□ 刘顺成

从小我在农村长大,父母在为人处事上时常影响着我們。

我10岁时,父亲和别人合伙经营一家砖厂,父亲起早贪黑,终于让砖厂正常生产经营,生意很红火。来家里买砖的人很多,父亲总是笑脸相迎,生产允许的情况下,能答应就答应,不能答应就明确告诉人家生产达不到,没有多余的砖可卖。如果正好赶上吃饭时候,父亲会留人家一起吃饭喝酒。父亲说:和气比啥都重要,不管做什么事都要凭良心,有事能帮就帮,不能帮一定要告诉人家,不能骗人家。

后来砖厂慢慢不景气,直到倒闭破产,父亲不得不重新开始新的谋生之计,但乡亲们一直没把他当作失败者。我想,这跟父亲之前的人为处事有很大关系吧。

父亲中学只读了半年,因为家庭贫困不得不辍学。父亲凭着顽强的毅力,不仅读了许多古书,还写得一手好毛笔字,谁家红白喜事需要帮忙,父亲总是欣然答应。久而久之,父亲在村里也算得上一位大家公认的“有文化”的人。我上小学时,曾经想过,父亲思想虽然执拗但很正派,处世懂礼仪,为人善良厚道

父亲

□ 马建涛

2016年4月15日,父亲九十岁生日。一个半甲子的岁月长河,在他脸颊流过,他静静地坐在阳台上,看我们为他准备祝寿午餐,以家宴方式庆寿,也是父亲的要求,节俭如平日。

父亲在龙门煤矿退休,上班时是供应科的采购员,在很多人看来,这是个油水肥足的岗位,但他没有因公肥私,清贫一生,勤俭一生。

那年,他到高龙煤矿井下采煤用的棉柴拍子,在保证质量,他就近住在老乡家里,夜里和老乡拉话,帮忙干活,以此保证收购来的棉柴拍子编得又厚又结实。别人说他不会享福:“你只用点个总数就行,不用这样辛苦的!”他只是憨厚一笑,因为他知道,这东西虽小,但在井下是用来加固巷道用的,关系着井下矿工的生命!不善言辞,手脚勤快,为人实在,这是父亲做人的特点。

父亲爱看书、爱看戏、兴趣广泛。他早年毕业于洛阳复旦中学,曾考入空军地勤学校,因为看戏,误了入学,为了弥补此遗憾,从此兴趣以看书为主。蔡东藩先生的中国历代通俗演义系列,四大名著,钱钟书先生的小说等等,一一购来仔细阅读,并且写下大量读书笔记。受他影响,我们兄妹也爱看书。从小他就给我们买大量的连环画,如三国系列、岳飞传系列……

父亲涉猎很广,不仅看文学类书籍,也看各种农村实用技术类书籍,如种树、施肥、安全用电、泥瓦工等实用技术

……为什么不去当教员呢?他应该能胜任,也会很称职。后来,我知道,父亲在文革末期教过几年书,因为我们兄弟俩相继出生,家境窘困,母亲劝说父亲改行。当时乡里缺少电影放映员,于是父亲放下教鞭,经过半年机电学校专业培训后,选择了电影放映员的行当。然而,父亲对于过去没有丝毫遗憾,他似乎很知足。后来我慢慢发觉,他其实把苦楚都埋在心里。这正是我敬重父亲的原因之一,有苦痛自己承受,有快乐与人分享。

我初中毕业考上县重点高中那年,父亲很高兴。开学前,父亲骑摩托车载我走了30里路进城,在一家大商场里,父亲拿出300元钱给我买了一部复读机。父亲说:“爸爸当年想读书没能力读,孩子,你赶上了好年代,你一定要多读几年书,不是为了升官发财,而是为了你自己能走出去,有能力把自己养活得更好。”多年后晚霞里父亲载着我的这一幕,我依然记忆犹新。

我知道,父亲对我的影响不可忽略,许多习惯和品质,都是父母耳濡目染的结果,我会终生谨记。

丛书,还有成套的中学数理化学习丛书。我小时候最喜欢的是一本《数学万花筒》的书,天天看得入迷。

父亲还喜欢集邮,邮册是用厚实的卡纸自制而成,自己做了个封面,厚厚的有三四本。我刚上中学时,经常趁无人的时候翻看他的这些宝贝,看了一年多,我才发觉邮册的封面不是印制的,居然是手工绘成的,虽然简单,但也很美观。心里不觉对父亲生出几分敬意。

前年我们村拆迁,父亲这好几箱子书,已显得过时,但父亲郑重地对母亲说“我的书不准卖,等我下世以后,随你们便处理”。我们兄妹几个,认真整理了书箱,将父亲的“宝贝”搬到了新家。空闲时候,翻看,仍能感受到那一片片发黄的纸张,包含着父亲的殷切期望。

1991年秋,父亲得了脑溢血,导致偏瘫,语言功能几乎丧失,要用手势来表达。某天,家门口来了一个人,自称是父亲朋友的孩子,现在遇到困难了,急需需五百元。母亲问父亲认识不认识?父亲用手势表达了自己的意思:既然是遇到难处了,钱就给他吧。那人千恩万谢地表示,自己是伊川县的,回去一定将此事告诉老父亲,将来父子同来还钱。后来却再无下文。但父亲心地善良如斯,赢得了乡亲们的敬重。

父亲从1991年得大病至今,已过了25年,“仁者寿之”这是生活对他最好的回报:父亲朴实品格的选择带来的影响,就是他给我们最好的家业,最有价值的财产,我们将一辈辈永传下去。

老村,老房子

□ 百瑞平

我住在石婆老村,老村有很多老房子。很多老房子的门上都有一把生锈的铁锁,只有尚未完全褪去红色的对联告诉路人,主人春节时曾回来过。

庙门对面老房子的两扇木门,歪歪地斜着,孤零零地站着;土垒的墙壁已经倒塌,只剩了石砌的根基在。昔日土墙的残骸,有几处稍显窈窕,那是孩童们攀援踩踏的足迹。

院子里最引人注意的是比人还高的草木,还有一棵斜倚在一间房屋上。透过草木的缝隙,屏蔽歪树的遮挡,可以隐约看到左右对称的几间土房子。尖尖的屋顶,斜斜的屋脊,犹如敛翅的鸟儿,疲惫地栖息在土房上。房上覆着青色的瓦片,瓦片上长满了绿绿的青苔、瓦松,给这荒芜的院落更添了许多苍凉的气息。往前走,我看到了一条几近绝迹的小巷。左右两侧的房子挤着它,把它生生挤成了窄窄的一条道儿,连一米也不到,小孩子伸开胳膊,就能摸到两边的墙壁。远远的,小巷的尽头,是退居于众邻房屋之后的老宅,不言不语,低调谦逊。可惜一道铁锁无情地锁住了我好奇的窥探。

老房子的门,有小木门,也有大门。小木门简陋之极,似几根木棍捆扎而成。大门门沧桑厚重,是用几块较大的条形厚实木板做成,木质本色,或黑漆涂成,朴素大方,一看就是能工巧匠的手艺。老房子的土墙,基石大多都是石头,各种奇形怪状的大块石头聚积在一块,经过屋主人的一番修整,各自收敛锋芒,挤挤挨挨地靠在一块,驮起了粗糙厚重的土墙。更多的土墙里,掺进了些许麦秸秆。先打成一个个胚瓦,再一块块竖立摆放,整齐地码成一行,最后一列列胚瓦就垒成了一堵结实的土墙。一般的家庭都会在胚瓦的外面再涂一层黄泥,干后就成了平整的土墙。还有些屋主,会将白灰和黑煤灰搅匀再涂一层,土墙就不再是面有菜色的“黄”脸婆,摇身一变,成了高端大气的“黑”里俏。最讲究的屋主,还会在房屋上进行些“私人订制”:土墙之上,用从山上找来的“撾麦”块,整齐地摆放在墙壁的最外层,拼成一面凹凸有致、粗糙质朴的墙面,“撾麦”墙面中间再饰以各种瓦片,摆成莲花、月季等造型,新颖独到,令人不得不惊叹,土疙瘩玩出了新花样,糙土墙盖出了时尚味!

老房子也有住人的,奇怪的是,住人的土房子不见坍塌,不见败绩,大多完好。是果真坚固?是有人维护?还是强自支撑?不得而知。

住着人的房屋,不太老,或是翻新过,大多都有一个气派的门头,高高的,让人仰望。身上贴着大大的红色瓷砖,尽显大气,中间是铆着硕大金色钉子的红色铁门,喜庆奢华,小康之家的殷实模样。也有老房子是七八十年代建的,很像我们以前的家。不再是土墙,是砖墙了。只是砖墙,没有瓷砖,没有水泥,没有白灰,只是裸露着砖块本色的土黄色的墙壁。当然,也有略微“高大上”的,在砖墙上贴上一层青色的细碎砂石,砂石墙中间又用不同形状的玻璃来做装饰,颇具匠心地造成屋主人心仪的各种图案,夺人眼球。

小小的对开木门,两扇门上都有一个半圆的铁饼,门关上这两个铁饼正好对成一个圆圈的饼,团团圆圆,真好!一个长方形的铁棍,俗称“门栓”,从右而左,穿起了两个半圆的铁饼,也穿起了两扇质朴的木门。木门的上方,是一块石砌的匾额,上面是“地杰人灵”“勤俭持家”“锦绣前程”等字样。木门两侧,砖头墙的下面,定然是两个石墩,有的刻着狮子,有的刻着月季,有的刻着仙鹤,各式各样,不一而足。

一路品赏,一路惊叹。对我来说,老房子是家,是暖,是香,是爱,是美……不止是我,老房子有我们这代人童年最初的记忆,有亲情乡情的味道,有田园生活的芬芳,有乡村文化的印记……

唯愿朱衣一点头

□ 杨群灿

光武大道旁有座造型特别的建筑,叫文昌阁,系前些年民间信士集资重建,受财力限制,规模不大。那么,文昌阁的作用是什么呢?

文昌阁是文运昌盛的象征,祀奉的是主管人间功名利禄的文昌帝君。文昌帝君原是道教供奉的神仙,至宋代科举盛行,为得到神明庇佑,取得功名,读书人也争相朝拜文昌帝君,于是这个道家的神仙也成了儒家供奉的对象,是儒道合一的化身。古人常建文昌阁(祠)以兴地方文运,无论城乡俱有所建,随着时代变迁,这些遗迹、遗物已大多不存。

文昌神一共有五位,即所谓“五文昌”,都是主宰文运科名的神,分别为文昌帝君、文衡帝君(关公)、孚佑帝君(吕洞宾)、魁星和朱衣。文昌帝君,又名“文曲星”,是中国古代神话中主宰功名、禄位的神;魁星,系“奎星”的俗称,后被称为主宰文章兴衰的神,其神像头部像鬼,一脚向后翘起,如“魁”字的大弯钩,一手捧斗,如“魁”字中间的“斗”字,一手执笔,意谓用笔点定中式人的姓名;朱衣,为掌管科名之神,相传欧阳修知贡举时,每阅卷,总觉座后有一朱衣人,朱衣人点头的,文章就入格,回头看,却又不见其人,因而有“唯愿朱衣一点头”之说,成语“朱衣点头”即由此而来。

文昌阁建筑形制多为攒尖顶、三层砖木结构,各层之间设固定木楼梯相连,每层皆有檐窗,外观呈四面、六面、八面不等;一层设大门、开窗,二层及以上设木栅栏窗或走廊,游人竟阁可凭栏远眺。各地文昌阁所祀之神,并不统一,有“五文昌”皆祀的,也有只祀一个、两个或三个的,视地方风

俗而定。每逢文昌诸神诞辰日或是大考前,文人学士和百姓都要前往祭祀,有时还会到文昌阁聚会、登高赏玩,久而久之,文昌阁便渐渐演变成了文人学士聚会的场所,并成为一个地方文风是否兴盛的象征。由于历代官府倡导、文人推崇、民间热捧,长期以来,文昌阁成了一个地方文化心灵的寄托和象征,营造了一种浓厚的重视文化教育的氛围。

相传,很早时候李村有一苗姓商贾,为求儿子成才,听从庙祝指点,在家中安奉文昌神位,买来全新狼毫五枝,用酒将朱砂磨开,将笔头三分之一处点上朱砂墨,盖好笔盖,逢文昌诸神诞辰日或吉祥日的卯时至午时,将毛笔分成前一枝、后四枝或左边一枝、右边四枝,悬挂于书房内,同时沐浴焚香,念诵神咒(北斗长生聪明神咒及文昌帝君聪明神咒)。如此坚持若干年,其子果然得中举人。

光武大道旁的这座文昌阁,在修路时正好位于西便道边上,免遭了拆除厄运。附近提庄村的老人们说,它的前身重檐迭脊,颇为壮观,村里以前出过远近闻名的进士、举人,故香火很旺盛。

近些年来,每逢中招、高考,甚至考研,考公务员、出国留学,有不少家长带着子女到此拜祭,饕以美食,祈求实现美好的愿望,使得文昌阁呈现出阶段性的热闹。但客观来看,要取得好成绩,须得下足功夫才行,如果平时不努力,仅仅靠考试之前“临时抱佛脚”,想要得到“朱衣点头”,指望神灵的护佑达到目的,可真是不靠谱,就像那位商贾的宝贝儿子,如果是个纨绔似或白痴,烧香念咒到老恐怕也不会得中。又到一年考试季,您说呢?

流年碎影

人文历史